

映旭齋增訂北宋三遂平妖全傳

第一回

授劍術處女下山

盜法書袁公歸洞

卷十五

化化本無涯
精靈能變幻

但是含情總一家
旋風吹起活燈花

書名 映旭齋增訂北宋三遂平妖全傳十八卷 刊本
撰者 明 羅本 撰, 明 馮夢龍 增訂
卷 卷十五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靈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09
編號 D86728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72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09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映旭齋增訂北宋三遂平妖全傳十八卷 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話說大唐開元年間鎮潞地方有個劉直卿官人曾做諫議大夫因上文
字打宰相李林甫不中棄職家居夫人曾勸丈夫莫要多口到此未免捨
白幾句那官人是個正直男子如何肯伏氣為此言語往來上夫人心中
不樂害病請醫調治三好兩歉不能痊可忽一日夜間夫人坐在床
上吃了大燈粥湯喚養娘收過粥碗只見跟燈昏暗養娘道夫人且喜好
人道我有甚喜事且與我剔去則個也落得眼前明亮心上
前將兩指拈起燈杖打一剔下紅燄俄頃燈花蕊兒落
後起陣冷風吹得那燈花上旋右轉如一粒火珠相似養
要子燈花兒活了說猶未了只見那燈花三四旋上得像



机謀未就怎知意外人听計策縲施却早蕭牆禍起正是會施天上無窮計難避隔窓窃听人畢竟那里來的是誰且听下回分解

映旭齋增訂北宋三遂平妖全傳卷十五

第三十二回

夙姻緣永兒招夫

散錢米王則買軍

人言左道非真術

只恐其中未得傳

若是得傳心地正

何須方外學神仙

話說王則正在草廝上看軍馬說話之間只听得有人高叫道你們在此舉事謀反王則驚得心慌膽落抬頭看時只見一個人生得清奇古怪頭戴鐵冠脚穿草履身上着皂浴緋袍面如噴血目似怪星騎着一隻大虫逕入庄來聖姑道張先生我與王都排在此議事你來便來何須大驚小怪先生跳下大虫喝聲退那大虫望門外去了先生與聖姑施禮王則向先生唱了喏先生還了禮坐定聖姑道張先生這個便是貝州王都排後五日你們皆為他輔助先生對王則道貧道姓張名奮常聞聖姑說都排可以獨伯一方貧道幾次欲要與都排相見恐不領諾不敢拜問聖姑如何得王都排到此聖姑道我使永兒去貝州衙前用些小術

引得都排到此方欲議事却遇你來先生道不知都排幾時舉事聖姑道道只在旦夕待軍心變動一時發作你們都來相助舉事道猶未了只見庄門外走一個異獸入來王則看時却是一個獅子直至草廐上盤旋哮吼王則見了又驚又喜道此乃天獸如何凡間也有必定是我有緣得見方欲動問聖姑唱道這廐既來相助都排何必作怪可收了神通獅子將頭搖了一搖不見了獅子却是個人王則問聖姑道此人是誰聖姑道此人姓卜名吉教卜吉與王則相見禮畢就在艸廐上坐定聖姑道王都排你見張鴛卜吉的本事王則道二人如此奢遮不怕大事不成聖姑道須臾得一個人教你成事王則道又有何人正說之間只見從空中飛下一隻仙鶴來到草廐立地了背上跳下一個人來張鴛卜吉和永兒都起身來與那人施禮王則看那人時亦了一隻腿身材不過四尺戴一頂破頭巾着件粗布衫行纏破碎穿一雙斷耳麻鞋將些日着腰王則見了他這般模樣也不動身心裏道不知是甚人聖姑道都排這是吾兒左黜得他來時你的大事濟矣如何不起身迎接

得說慌忙起身施禮左黜上艸廐來與聖姑唱個喏便坐在衆人肩下問聖姑道告娘王都排的事成也未聖姑道孩兒論事非早即晚專待你來這事便成左黜道既然商酌停當難得都排到此即今晚便可屈留與妹子永兒完成親事就煩張先生為媒却不好亥聖姑道正合吾意便分丟女童引王都排到香水浴堂洗澡王則洗了個淨浴女童將一身新衣與他通身換過了聖姑教捧出龍袍玉帶冲天巾無憂履請他穿着王則從不曾見這般行頭那里敢接只見亦師拐將過來叫道都排休懷謙遜你若疑慮時我引你到三生池上去炷你今世的出身王則跟了亦師走出庄院來到一個清水池邊亦師教王則向水中自家炷看王則看了大驚只見本身影子在水裏頭戴冲天冠身穿滾龍袍腰繫白玉帶足穿無憂履相貌堂上儼然是一朝天子亦師道都排你見亥天數已定謙讓不得王則方纔信了當時就裝扮起來只見艸廐上鼓樂喧天八個女童紗灯官扇伏侍永兒出來珠冠繡襖別是一般粧束就如皇官如子一般兩個在艸廐上行了一夫婦之禮但見

名香滿蕤異綵高懸百歲姻緣笑語撮成花燭一場歡喜笙歌擁入蘭房何處來風流帝子分明巫山夢裏襄王誰得似窈窕仙娘除非天寶宮中如子恩山義海歡娛足錦地花天富貴多

當晚洞房花燭鋪設得十分齊整王則想道莫非是夢麼不是夢難道是真又道便不是真也是個好夢了我且落得受用只因王則和胡永兒而個一個是武則天娘也托生轉女作男一個是張昌宗托生轉男作女他先前在百花亭上發了真願也生也世也永為夫婦到今四百年來重諧舊約再結新歡夫婦恩情不須題起一連的住了三日真個是玉軟香溫迷晝夜花堆錦簇送時光這也不在話下到第四日聖姑也請王都排議事說道氣運已至宜作急相機而動休得貪戀新婚忘其大事亦師道都排且回我明日和張先生等入貝州來替你舉事王則心上巴不得再住幾日一來被眾人催逼二來三日不曾到家中看得生怕州裏有事只得謝了聖姑也別了胡永兒依舊做來時打扮亦師引他離了庄院出林子來指一條路教他回去王則回頭看時不見了亦師行不多時早到了貝

州城門頭王則吃了一驚道却不作怪前番行了半日到得仙姑在城門頭原來這一班都是異人都會法術來扶助我也必是有分發跡王則當日進城尚是未牌時分先打從州前走一遍看其動靜只見兩三個做公的見了王則便道王都排那里去了好幾日知州相公喚你不到好不小心焦哩王則聽說慌忙跑進州裏見了知州知州問道王則你這幾日在那里王則道小人往鄉里看個親戚原想一日轉回不道路上冒了些風寒睡倒了三日今早纔起得身聞知相公呼喚小人特來參見還不曾到家裏知州道既是有病不計較了五日前差你到舖中取下絲帛奶也嫌顏色不鮮明尺頭又短用不着你可領去焯數作速喚來限你明日交割小姐吉期近了專喚裁衣休得遲悞喚留下個心腹親隨到私衙裏討出絲帛來共是十三疋教王則點清了數目收去王則答應了兩手抱出州衙一直到自家屋裏坐下想道我王則好悔氣纔快活得三日回來沒討鍾茶吃這賊官又來歪纏了你自要嫁女兒于我貝州人甚事舖家銀又不肯發還教人硬賒取着東西還要嫌奸道

欺弄得亂七的又去倒換你做官府的直恁強橫一頭說一頭把絲帛展開待要重新摺好提起看時吃了一驚先前送進去是個整疋如今尺頭剪動了逐疋展看都是如此取尺來量着每疋短了五尺王則道少了疋把到是小事可惜都剪殘了既不是原物舖家如何肯換一定是手下人作弊官府那里曉得少不得去稟明看他如何說連忙摺起重抱到州裏來知州已自退堂了王則道且拿回去明早來稟他未遲次日起個早伺候知州上廝王則捧着十三疋絲帛跪在下面知州見了喜道王則還是你會幹事昨日分付得你今早就換來了王則稟道還不曾換來昨日相公發出這些絲帛來不是原物了不知何人每疋剪去了五尺教小人如何好換乞相公台旨知州道昨日當堂教你驗收既然剪動當時就該說了王則道小人當堂只點得疋數到家去仔細簡看方知短少連忙來稟知相公其時相公已散衙了天色已晚小人不該傳報今早特來伺候知州大怒道胡說昨日驗收明白就該發還舖家你又拿回家裏自不小心被家中什麼人剪動了今早反來我這里胡稟若不念你平日効勞之勤

頓毒棒快去立等換來再休多口罵得王則頓口無言只得低聲抱回問七的坐在家裏正在尋思無計只見三個人從外面入來王則看時不是別人正是左黜和張鴛卜吉四個敘禮已畢三個人見車兒上堆着許多絲帛問道那里來的王則道一言難盡便將知州剪壞了原物要他舖中換取事情備細說了一遍左黜道這個何難在貧道身上包換還你當下把十三疋絲帛做一堆兒堆在地下脫下粗布衫蓋了口中念七有詞喝声道疾揭起布衫來看時變了十三疋鮮明綵段王則大喜道有煩三位少坐待小可送去州裏再來陪話三人同我等正有話商議快去快來王則笑容可掬捧着絲帛去了有詩為証

任所如何辦嫁裝

剪殘絲帛要人償

有官望使千年勢

沒理天教一旦亡

知州還未曾退衙見換到鮮色絲帛歡喜自不必說王則如數點明交付私衙去訖火速轉回家裏那三個人正在那里相待王則道有失陪待休得是罪又道三位至此合當拜茶奈王則家下之人三位請到間壁酒肆

中飲數杯，張鴛笑道：「還不曾擾都排一杯喜酒，指着痴師道：『莫說這位大舅今日只當請媒，左黜跳起來道：『休論親道，故既然相遇，少不得盡醉。方休卜吉道：還是痴師說得爽利。』」王則道：「今日是個下班日，分那緣帛又交付過了，正好久坐，四個人入酒店樓上靠牕坐定，正飲酒熱鬧，只見樓下官旗成羣，拽隊走過。王則道：「今日不是該操日，分如何兩營官軍盡數出來？」黜道：「王都排你下去問看，是何緣故？」王則下樓來，出門前看時，人都認得王則，齊來唱喏。王則道：「你們衆人那里去來？」管營的道：「都排知州替殺我們有請的也。我們役過了三個月，日如今一個月錢米也不肯開與我們。」今日到倉前管倉的吏只題趕打我們回來。王則道：「若是恁地，却怎的好？」管營的道：「如明日再不肯開支，衆人須要反也。」管營的和衆人自去。王則上樓來，把管營的說話對左黜說了一遍。左黜起身來道：「你快去趕上管營教他們回來請支一個月錢米，與他們教這兩營軍心都歸順你。」王則道：「先生那里有許多錢米？」左黜道：「你只叫他們回來，我自備有措置。」王則當時來趕見管營教他叫住許多人，且不要行都轉來與你。

一個月錢米，管營所得說叫轉許多人，都回王則門首，只見王則家裏也似堆起米來。王則肚裏想道：「如何家裏桌凳都不見了？」這一星米從何而至？只見痴子把手指道：「你們有請的衆人，如有氣力的，搬一石兩石，不打緊，只是不要囉哩。那有請的三三五五來搬，也有馱得一石的，也有馱得兩石的，儘着氣力搬運。」王則道：「這米只有百來石，兩營共有六千人，如何支散得遍？」左黜道：「你休管我，你都教他有米便了。衆人自午牌時候搬起，直搬到酉牌時候，何止搬一萬餘石。家中尚剩下四五石。管營和若干人都來謝王則。左黜道：「王都排一客不犯，兩主有心賣個人情。今夜有引亮的，你和管營說教他去營裏告知衆人，就今晚來請一個月錢省。得到明日一件事，兩截做管營見說不勝歡喜飛也。似去報衆人來領錢。」王則道：「先生散了許多米了，如今錢在那里？」左黜道：「我自張鴛道貧道有一千貫寄在博平縣城隍處，今早取得來了，見在都排牀下。王則進去，看時果然牀下都塞得滿的，不知如何運來的。正驚訝間，只覺得脚底下踏着個錢索頭兒，恰像埋在地下的一般。王則曲身下去，將手一扯，那

索子隨手而出索上密七的都穿得有好官錢似紡車兒一般抽個不
 了王則倒慌了手脚却待放手只听得大笑一声驀地錢索上鑽出一個
 和尚來耳帶金環身被烈火袈裟唬得王則魂不附體撇了手望外便走
 只見和尚也隨身出來叫道貧僧今日來遲了都排休怪張鴛等見了都
 認得是彈子和尚對王則道此位是彈師也是我們一家來幫都排舉大
 事的王則道莫非在開封府惱了包龍圖相公的就是那師道然也王則
 方纔心穩上前相見彈子和尚道向年貧僧化得善王太尉三千貫交沒
 處花消早間聞得張先生往博平縣取錢與都排賞軍貧僧也把這三千
 貫運來相助而師道六千人每人與他一貫有了四千貫還少二千貫張
 鴛道貧道也包足三千貫卜吉道不勞吾師神力徒弟已辦下了五個人
 同入裏面賦將出來一千貫做一堆七得滿屋裏都是錢堆尚未了只是
 行請的都在門前王則教他們入來搬去每人只許搬一貫這夥人喜出
 望外也沒一個敢多要的乘着月色約莫搬了兩個更次恰好兩營人都
 有了這六千人和老小那一個不稱讚道好個王都排誰人肯將自己的
 家私搬去但有脚手快有氣力的闕了三個月錢米安在家裏
 王則次日正該上班日分五更三點人州衙前伺候知州陞所這個知州
 姓張名德滿郡人罵道

綺羅暴定真禽獸

堪歎地方都悔氣

百味珍羞養畜生

何時拔出眼中釘

這知州每日不理正事只是要錢當日坐在所上便喚軍健王則七在
 所下唱喏道請相公台旨知州道王則我聞你直恁的豪富昨日替我散
 了六千人請受錢米似此要散與他們何不先來稟我待我發放王則不
 敢說是甚人變化出來的正待支吾答應尚未出口只見階下兩個人身
 穿紫襖腰繫勒帛唱個喏稟道告相公倉廩不動封鎖不見了十數厥米
 那知府吃了一驚正沒理會處只見管庫的出來稟道告相公庫裏不動
 封鎖不見了二千貫錢原來那師的米卜吉的錢都是本州倉庫中運來
 的知州道是了此王則我倉裏失米庫中失錢你家又沒倉庫如何敢

得六千人錢米分明是你使個搬運法兒盜去了王則被他道着無言回
 答知州教獄卒取一面長柳來當所把王則枷了教送下獄去與司理院
 好生勘問這張大尹只因把王則下獄有分教自己身首異處連累一家
 老小死於非命貝州百姓不得安生直待朝廷起兵發馬剪除妖孽克復
 州郡正是貪汙酷吏當刑戮假手妖人早滅亡畢竟知惹出甚禍事來
 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左師顯神驚眾

劉寵清名舉世傳

近來仕路多能者

至今遺廟在江邊
也學先生揀大錢

這首詩是個有名才子王叔能所作那紹興錢清鎮有個一錢太守廟這
 太守姓劉名寵在西漢桓帝時為會稽太守一清如水絲毫不染陞任臨
 行之日山陰縣許多父老號泣相送每人齎百文錢贈為行資劉寵感其
 來意揀一文大錢受了後人思其清德立廟祀之號為一錢太守廟這鎮
 就喚做錢清鎮王叔能偶然在此鎮經過拜了一錢太守遺像因想近來
 仕路貪污只其大主錢兒便取所以題這四句詩寫在廟中壁上借意識
 諷又有人說這四句詩雖然做得好可惜還未盡其意如今做官的若單
 揀大主錢兒方纔上索就算做有志氣的了他的算計恰像歸乘法兒分
 毫不漏他的取錢恰像做土磚的地皮也懇下了三分那管你大主兒小
 主兒好像爬灰掃地的畚得來簸箕裏頭就是只說揀大錢可不是未盡

其意了另有詩云

當初只揀大錢裝

若是取錢能收小

近日分毫也入囊

喚為廉吏亦何妨

那貪官也有個計較他取得錢來將十分中拚着幾分在上面打點使用
 一般得個美陞便做道萬一公論穿了犯着對頭罷職家居也做個大七
 財主落得下半世豐足受用子孫肥田美宅鮮衣怒馬何等奢華任他地
 方百姓呪罵我耳朵裏又不听得比如做清官的沒人扶持沒人歡喜一
 筆勾消回去地方上許多鼻涕眼淚又帶不回家累及妻子不免飢寒六
 親無米抱怨便有聖明帝主他在九重之上那里曉得外邊備細恁般說
 將起來可不到是做貪官的便宜說話的據你說人七該做貪官了雖則
 如此那百姓們千萬張口呪咀祝頌難道全然沒用或者生下子孫賢愚
 不等後來家道消長不齊暗七裏報應天道自然不爽只目前人不知道
 伴假嫌朝廷洪福齊天地方平靜且算做僕侍若是氣運適然地
 有事定然是個貪官惹出禍來這禍依還是他自家光當前一回

是貪官的樣子且說當日知州見倉裏失了米庫裏失了錢不勝焦燥將
 王則枷了送司理院如法勘問報來這勘官姓王名樂問王則道說你昨
 日散了兩營請受你家能有多少大如何堆放得六千人錢米分
 裏不見了許多錢倉裏不見了許多米你且說如何將出來
 抵賴後來吃拷打不過只得供稱道昨日是王則下班王則在家
 只見那多有請的從王則門前過都怨恨道役了三個月許要開交一個
 月錢米也不能得又有四個人不知從那里來不由王則分辨借王則屋
 裏散了六千人錢米那四個人自去了實不知是甚人勘官道豈有不識
 姓名的人你不詢問他來歷便容他在家裏散請受教獄卒拖翻王則着
 力好生夾起再打王則受不過苦楚只得供說一個姓張名鵞一個姓卜
 名吉一個喚做痴師左黜一個喚做蛋師又名彈子和尚勘官把這教
 王則開將出來見了大驚想道張鵞卜吉是殺了鄭州知州逃走的
 子和尚是騙了善王大尉三千貫錢包龍圖三番兩次奈何他不得見今

而處都行得有文書緝捕那珈師左黥不知何人一定也不是善良之輩如何這班人都合做一夥聚在貝州此事非同小可當下教王則押了摺狀依舊監禁獄中即時回覆知州細心的陳其利害說得知州面如土色欲待認真搜捕誠恐這夥妖人等閉的拿不到手反惹其禍欲待隱瞞過去連王則都寬了他罷奈倉庫中錢米失散王則明乞的招出四個人來眾人共知怎好玉手恁般大事虎頭蛇尾如何壓服得軍民做得一州之主左思右量只得出個榜文榜云

貝州知州張

為緝捕事據排軍王則招稱同盜倉庫妖賊張鴛等未

獲如有擒捕真賊來獻者每名官給賞錢一千貫知情不首一體治罪

一名張鴛係遊方道人頭戴鉄如意冠身穿皂沿緋袍

一名卜吉客人粧扮

一名珈師左黥係脚頭戴破巾身穿粗布衫

一名蛋師又名彈子和尚耳帶金環身穿裂火袈裟

庚曆四年月

日

知州分付書手將榜文一樣寫十來張懸掛各門及州前并城內外衝要處去處一面喚緝捕使臣立限捱獲不在話下却說兩營六千人和老小都得知王則借支錢米與我們知州將他罪過把他送下獄中受苦人也都走來營前拍掌高叫道營中有請的官人們听者王都排不合與我來與你們眾人你們都看見他在自己屋裏搬出來的知州却把會中的庫中的錢隱匿過了反陷王都排偷盜即今要差人來拿着兩個管管的追取你們錢米還倉還庫我想你們窮漢的買賣米是吃了錢是用了那裏賠出去還官眾人听了都亂嚷起來道我們吃的用的又不是官物見在該支的錢糧不肯與我們反要追奪我們的恁地時真個逼我們反了珈師道王都排好意支散錢米與你們如今被知州打得皮開肉綻禁在獄中性命不保你們知恩報恩肯出力救他出來么眾人道我們也有此心只是力量不加又沒一個頭腦如何救得他出來左黥道官人們也說得是必須要一個為首的我與你們為首眾人肯相助否眾人看了

左黜口裏不說心下思量道看他這一些兒夫又痴着脚便跳入人家咽喉裏也刺不殺人隨他去恐不了事倒粧謊子左黜見衆人不則聲問衆人道你們因甚不則聲莫不是欺我身小力微奈何不得人我變個奈何得人的教你們看也左黜口中念也有一詞喝声道疾將身顯出神通不見了那四尺來長的痴師只見身長一丈腰大十圍頭似車輪眼如燈盞手中執兩把潑風刀如兩扇板門相似衆人見了大驚忙也的拜道我們有眼不識泰山原來是天神可知道昨日王都排家裏不甚寬大散了六千人錢米衆人拜罷起來看時端的只是個痴師痴師道衆人休三心而意因是你貝州人合當有難天遣我來提拔你們也從與不從只在今日說聲未絕營裏跳出兩個鎗棒教師來一個姓張名成一個姓竇名文玉那兩個各提一條棍棒在手叫道王都排是好人合當救他那個不肯去的我先與他開一百合衆人齊声道都去也也痴師道難得兩位恁般義氣就煩你做個頭領教他們在此整頓器械我如今獨自一個先去救王都排壞了貝州知州你們就來接應輔助得王都排做了貝州之王後你

們豐衣足食快活下半世衆人听得說都應道我們就來相助有詩為証

重瞳吝賞終亡國

吳起同甘便勒勳

只為米錢私散去

一朝反了六千軍

左黜離了營前迤邐奔入州衙裏來正值知州陞所坐在虎皮交椅上胡言亂道左黜入去時使個隱身法並無一個人看見左黜一閃也在知州背後拚個空兒將交椅望後一退知州撲地的跌了一交衆人慌忙扶起知州道想是這交椅口久脚損壞了另換一把坐罷左黜暗也的笑道這賊賊狗知道我痴脚也來借名嘲我也再要他一耍衆人將交椅換過鋪上虎皮坐褥安放得穩也當也知州方纔坐定左黜在背後將他紗帽猛打一下撲的一声响那紗帽離頭似箭一般去了直到所下落地衆人只道知州相公舖裏放出一隻鴛鴦子來只見知州捧着頭叫道快拾取紗帽來戴衆人方纔曉得是知州的紗帽正待去拾取却被左黜影在下面又先拾得在羊大盼也的拐上所夾對着知州叫道太丑你今日沒了冠也你今日沒了頭也把紗帽捻起又道太丑你的頭兒已被左黜取

在此眾人听得左黜二字便道這里正出榜捉他已却來將頭套枷鎖見他身材短小不將他爲意乃問道你便是那痴師麼左黜將左臙一拍說道這隻腿可是假的麼知州道我正要拿你如何敢來左黜道曉得大尹見怪特來拜見領罪知州大怒罵道從不曾見恁般大膽的妖賊喝教左右拿下取長枷來將左黜枷了送到司理院去與王則對証錢米獄卒把左黜押到勘事所前就獄中搜出王則來王則見了左黜大驚道你爲何也來在這里左黜道不是我進來如何救得你出去司理院王纒問道你這漢子從實供來倉裏米庫裏錢怎樣掃了去左黜道勘官連你也不理會得知州愚蠢錢米俱不肯放支與他們教兩營人切齒怨恨我到賠着四千貫錢替知州散了他不感激謝我反欲加罪是道理王纒焦燥喝令獄卒着力拷打獄卒提起杖子拖翻左黜便打有這般作怪的事纒打一下去左黜全然不覺到是行杖的叫疼恰似打在自家身上一般換幾個獄卒行杖都是如此但一下便叫起疼來撇着杖子躲向一邊去了王纒不信走下來自提杖子去打這極不像打左黜到後打勘官也撇了

被把手掩着屁股便走連叫作怪只見左黜呵叱大笑喝聲疾把自己身上和王則身上的索子就如爛葱也似都斷了枷也開了嚇得王纒道這漢子真是個妖人忙教獄卒并眾人一齊向前來捉被左黜用手一指禁住了許多人的脚一似生根的一般一步也移不動左黜和王則直到所下知州正在所上依先戴了紗帽坐着虎皮交椅比較錢糧只見左黜道張大尹你害盡貝州人報應只在今日我今日不爲貝州人除害非大丈夫也知州見他兩人來得兇狠身望屏風背後便走忽地後堂內搶出兩個人來那兩個非別正是張鷟卜吉各仗一口刀卜吉向前揪住知州張鷟向知州一刀連肩帶臂斷頸分屍把他殺了嚇得所下的人都麻木了轉動不得王則道你眾人听我說你們內中有一大半是被他害的今日我替你們去了禍胎教一州人都得快活你們吃他苦的隨我入衙裏來搶擄些金銀教你們富貴眾人見說都來幫助王則兩營教師張成寶文王率領着六千軍卒却好都到州衙前听得說王則殺了知州一齊搶入來正遇着司理院王纒引着一家老小出衙逃避張成棍起先把平妖全傳

王漿打倒眾人齊上踹爲肉泥一家老小都結果了性命胡永兒自己到
了州衙裏面和左黜等將知州滿門殺盡又訪問知州平素心腹用事之
人都搜尋來殺了打開獄門把罪人都放了到知州字裏搬出金銀錢寶
綾羅段疋在階下堆積如山連這十三疋絳帛剪下來的五尺零頭做一
包兒包着也在奶兒房裏搜將出來王則道這許多財物都是貝州人的
骨髓今分做三分把一分散與營中有請的一分給賞舖行欠帳及知州
詐錢被害之家一分散與窮經紀人教他安心做道路王則據住州衙出
榜撫安百姓令兩營軍人整齊兵出頂盔挂甲分布四門緊守城池兩個
教師就充做統領使分領兩營軍馬如今做一回話說過去了那其間老
大一場事當時只走了兩個官一個是通判董元春一個是提點田京而
個收了印信棄了老小奔上東京奏知朝廷要請兵與知州報仇只因這
番有分教討賊將軍空費一番心力謀王術士大施萬種妖邪正是一燈
能發千家焰尺水翻成萬丈波畢竟朝廷遣甚人來勘捕且听下回分解

增訂北宋三遂平妖全傳卷十六

第三十四回

劉彥威三敗貝州城

胡永兒大掠河北地

從來叛亂數應然

也是朝廷政未全

試看聖明全盛日

放牛歸馬任安眠

話說大宋慶曆年間仁宗皇帝雖然聖明却被奸臣夏竦蒙蔽引用王拱辰魚周詢等一班小人造言生事謀擊忠良一連罷去了六個賢臣那六個文彥博韓琦富弼范仲淹歐陽修包拯他六個都是老成練達肯替國家造做好事的自六個人去後夏竦受樞密使之職專一妒賢嫉能招權納賄所以州縣貪官不少天下不得太平西夏反了趙元昊廣南反了儂智高都未收復今日貝州反了王則也爲貪官而起當時貝州一州的官只走得通判董元春提點田京兩個迺至京師把反情奏知朝廷仁宗天子開奏便各樞密院官商議夏竦奏道此乃知州張德不放錢米一時激變軍心非地方之反叛也不勞聖慮臣保一人乃冀州劉彥威太守此人